

超阅读:碎片背后的整体

——以解构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超阅读真正的价值所在

叶诗茹

(厦门大学中文系,厦门,福建,361005)

摘要:超阅读就是以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阅读,它利用网络的链接将各个超文本碎片整合成整体;通过超文本,读者看的不仅仅是各个简单的事例碎片,还包括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思考,从而引发了读者作出自己的再阐释。当读者打破阅读与写作界线,在文本间随心所欲地跳跃,超阅读显示了它真正的价值所在:超阅读的游戏带来超阅读的欢悦。

关键词:超阅读 超文本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有一个理念:要获得文本的意义,就必须将其拆散,寻找在解构的过程中再生成的意义。超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解构过程:各个链接的文本就是被拆散的“碎片”,读者在阅读中,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权威的终极的解释,而是解构之后的重生意义。在一个超文本范例中,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例碎片,还了解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思考,引发了读者对其作出自己的阐释。当超阅读成为一种打破阅读与写作界线的崭新的阅读方式,读者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文本间随心所欲地跳跃,这就实现了超阅读最终的意义:超阅读的游戏带来超阅读的欢悦。

一、以解构主义的眼光来看超阅读:碎片背后的整体

解构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具有固定的意义,要寻找意义,就必须将其拆散,寻找意义产生的条件和意义建构的过程与技巧。追求固定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徒劳,它必须让位于解构过程中的意义重生。在他们看来,文本已不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策略”,即“为我们自己的时代建造可理解性。”^①

解构主义倾向于消解和破坏,虽然承认传统,但实质上是反传统,它按一种新的逻辑来颠覆传统的文本,以便重新组织它。它认为在文本中不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存在的是两极之间的运动。各种对立因素是活跃的,在“解构”的过程中,既表明了内部转化和渐进,又表明了其超越和飞跃。它并不要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而对一切文本都做出“跳跃性的处理”。

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寻求的是一个阐释过程:将文本拆散为碎片,意义在解构的动态过程中再生成。

而超文本是网络上“包含着其他的本文链接的本文”,^②它的特征被“界定为非线性”。^③超文本以链接的形式实现文本之间的迁移,任何文本都可以链接到无限多的其他在线文本,读者可以在不同的路径之间实现跳跃,自由地发挥各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我们将各个链接的文本视为被拆散的“碎片”,它们利用网络的链接构成了超文本的整体。这里不可能存在一种权威的“终极解释”,不同的文本表达了不同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不同的读者对同一超文本也将作出不同的解释。

由此,可以发现,超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解构过程:各个链接的文本就是被拆散的“碎片”,它们各自施展其独特的魅力,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意义。读者在阅读中,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权威的终极的解释,而是解构之后的重生意义。超阅读是一种解构性的阅读,“解构”在一层又一层的面不断展开,

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它没有尽头,也没有最后的凝聚点。它通过对各个文本细节和碎片的阅读,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阐释意义,最终构成了“超阅读世界”,它是各种意义“增殖”之后的整体意义。

二、一个超文本范例的分析:艾滋病背后的社会、历史、哲学与文学的思考

Wendy Morgan 先生在《Postructuralist Feminist Research And Hypertext Poetics》^③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近年来,女权主义研究者对主流研究方法的模式提出质疑,他们利用解构主义方法来对超文本进行探讨,以确定他们在研究中的地位。他们以艾滋病患者作为此项研究的范例。

艾滋病患者不仅仅只是来自各方的小道消息中的主角,他(她)们还反映了艾滋病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网络提供给我们有关艾滋病患者的资料,这些消息来源于世界各地,包括各种轶事和小道消息。这些信息是无序和庞杂的,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尽管彼此间有联系,但是基本上是单个的新闻故事个体。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链接,将这些例子与其反映的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与文学的思考,以揭示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样,各个超文本就成为传递艾滋病人的故事和其背后社会含义之间的信使。

超文本可以先在引言部分把各层次的信息进行综合和类比,通过各种记录的变化,各种不同面孔的轮换,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再用错综复杂的网络链接大量关于艾滋病毒复杂的事例和文化信息,以便读者在阅读之后做出自己的理解。因为,对于艾滋病做出一个“权威的清楚的解释是不可能的”。^⑤

这样,超文本提供了一种形式,把艾滋病患者无序和庞杂的信息放在显著的位置,将这些材料可能的意义显示出来,以寻求这些“碎片和踪迹”背后的意义,并对其所包含的意义作出各种非中心话语权威的阐述。各超文本之间不是积累和连贯的,而是不稳定和跳跃的,它们相互联系,但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比如,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得知有关艾滋病的各种信息:南非在十年内艾滋病人数达到 600 万;艾滋病的几种传播方式;为艾滋病抗争的医学教授;艾滋病患者每年以 30 % 的速度递增……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它链接看到有关艾滋病的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思考: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的措施;预防艾滋病与警方查捕卖淫之间的矛盾;艾滋病与吸毒及嫖娼之间的关联;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猴子与艾滋病的关系;为宣传艾滋病而默默奉献的女监狱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钦佩……

艾滋病反映了社会的贫困,人类的愚昧与无知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沦落……

世界卫生组织在网络上发出号召:全球行动起来,开展一场对抗艾滋病的世界性战役,要像防止核战争那样预防艾滋病,随着艾滋病向世界各地的蔓延,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也在全球展开。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持久的战争,是一场科学与愚昧的战争,更是一场医学、道德、法律、精神与世纪病魔的综合性战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自珍自爱。”

通过超文本,读者不仅看到了各个简单的事例碎片,还了解了有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思考,引发了读者对其作出自己的阐释。这种阐释不再只是一种对信息的简单的把握和理解,而是包含了社会、历史、哲学、文学各个层次的再阐释。

三、超阅读真正的意义所在:超阅读的游戏带来超阅读的欢悦

解构主义被视为“拆散房子”的工具,它认为文本的意义是“重复瓦解”之后的意义。

超阅读获得的正是这样一个“重复瓦解”之后的意义。网络通过链接实现了在多路径之间跳跃,把分散的各部分重新组合成一个没有终点的庞大的整体。各超文本都处于一种可补充的状态,是不连贯和矛盾的,有各种解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终极的意义。一层层地打开相关的链接之后,通过多层次的补充、拼贴,我们可以解读出超文本表达的社会、历史、哲学与文学多层次的意义。

超文本是破碎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它的本质是“不完整的、无序的、可以补充的”,^⑥可以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它超出了传统文本有秩序的配合方式。

超文本在重新建构之后,仍然不可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它瓦解了传统的权威的中心意义,获得了多层次的、动态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意义。

读者在阅读中所获得的感受也因此不同。他们阅读到的是瓦解之后的文本,通过多层次阅读,得到的是意义增殖之后的重新阐释。超阅读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单层次的故事,还包含这些故事背后的多层次的意义。

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不同的解释或阅读,使超文本“在历史的语境和社会的关系中重新获得意义”。^⑦“超阅读成为一种沉思,它超出了有限的单词和符号的意义”。^⑧当阅读欲望改变时,读者不停地变换自己的阅读链接,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也许会产生参与的欲望,立刻可以发表评论,成为超文本其中的一位作者。这样,“作者与读者的界线被打破了”,^⑨读者成为了超文本的一份子。写作与阅读界线的模糊,使超文本在阅读中进一步被瓦解了,读者成为文本的制造者。他们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改变,随时都可以增添新的思想。超文本成为混合物,读者和作者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读者也许有比作者更深的思想,当获得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他们也可以成为正式的超文本作者。当他们相互合作,进行的就是相互间的对话,他们所制造的每一个角色在整个超文本中“不是默然无声的”,^⑩而是相互变动着的,在整体结构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这种非个人化的写作方式,意义无法清晰,并且排斥惯常的写作方式。

超阅读成为一种打破阅读与写作界线的崭新的阅读方式。在阅读中,读者获得的是社会、历史、哲学与文学多层次的思考,有助于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在文本间随心所欲地跳跃。

这样,当超阅读的时候,读者就像在各种密码敞开的大门中进出,每次进出都是一场精彩兴奋的活动。超文本在这种兴奋的活動中失去了它的严肃性,读者们并不是在寻找意义,而是以快乐为目的进行游戏,超阅读的游戏带来超阅读的欢悦与狂喜,这就是超阅读最终的意义。

引 注:

1. 《罗兰·巴尔特》,卡勒尔,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1 页
2. <http://www.w3.org/WhatIs.html>
3. 《超阅读:数码时代的文本变革》,黄鸣奋,《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139 页
- 4-10. 《Postructuralist Feminist Research And Hypertext Poetics》, Dr Wendy Morgan, <http://meno.open.ac.uk/morganz.html>